



1月24日

围棋老师说：这次疫情，是个别人的昏招，使得全国这条大龙被困。

这两天爸爸和妈妈的表情有些古怪，我也有隐隐的猜测，只是大家都没有去面对。

正式通知终于来到，妈妈所在的医院将组织医疗队奔赴武汉，即日启程，妈妈也是其中一员。

时间太仓促，仓促到删除了所有煽情环节，打包，送行，妈妈走了。

说好的母慈子孝的新年呢？

我太难了。

我上辈子一定是道死活题。

2月24日

蜗居的时间很模糊，开学推迟两次了，好在有围棋的陪伴，也不寂寞。

我在下网棋的时候，爸爸拎着大包小包走了进来，发白的两鬓汗津津的。洗手消毒后，坐到了我边上，不知所云地来了句：下棋要专注点。

我很用力地点了点头。

爸爸来回就这么几句：下棋要认真点，要仔细点，要慢一点……我学棋都五六年了，还不知道这些点？还不如说棋要下在棋盘的交叉点。

我的围棋老师说过：家长也不容易，对照AI来点评你们围棋，开着“作业帮”辅导你们功课，你们呢，也要有点情商，听到正确的废话，态度诚恳接受。

老师，刚才我的头演得好吗？

2月29日

爸爸写了幅字“斯是陋室”，挂在朋友圈，以为会有很多人来附庸风雅，等了半天，没一个点赞的。我笑了：文艺中年的矫情无人问津。

爸爸不乐意了，和我打了个赌，一发一条朋友圈，看谁的点赞数多。输的人明天做一天家务。

我戴上口罩，在小区里逛了一圈，带回来张照片，配上行文字：家门口的白玉兰已亭亭如盖，妈妈，你看到了吗？

寓情于景，很快收获了几十个赞。

爸爸把自己关进陋室里整个下午，手绘出一幅画：画像里的白衣天使栩栩如生，是妈妈的轮廓。中央两颗爱心上分别写着沪和鄂，背景是两地的标志建筑东方明珠塔和黄鹤楼。武汉加油的题词龙飞凤舞，让人心生澎湃。

看到他在给手绘画编辑文字，我说不用了，我认输。

小别了，我的电脑，手机和iPad，欢迎新朋友扫帚，抹布和拖把。

3月6日

我在网上看到一则新闻：武汉一线传来好消息，上海医疗队负责的病区，今天关门大吉。

我想找爸爸聊这事，但是他太忙了，这两天当上了志愿者，操着一口塑料普通话给运送武汉的物资联系物流。

于是我在视频上找到围棋老师：老师，战疫这盘大棋是不是可以收官了？

老师沉吟了两秒，说：你有没有见过另外一则新闻：中国确诊数字下降，世界各国上升？好比我们下一盘13路的围棋，眼看快结束了，棋盘突然变成了19路、21路。所以说不好现在是收官还是中盘。

朋友圈里跳出了爸爸发表的说说：熟悉的桂花芬芳，熟悉的你在远方，思念总是让人忧伤，阳光被厚厚的乌云遮挡。

一身素白的衣裳，朴实圣洁的形象，悄悄地打开一扇窗，病房里洒满太阳的光芒。

围棋少年日记

天元宝室

上下求索

——求学十部曲（之一）

邓伟志

做学问要上下求索。屈原讲：“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上，是读已出版的书籍、经典，这是站在前人肩上攀登科学高峰；下，是下到源头，即深入实际。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朱熹说：“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活水是生动活泼的现实生活。“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不仅要读“有字之书”，还要读“无字之书”，既要有“书卷气”，又要有“泥土气”，二者不可偏废任何一方。你们知道中国近代有位教育家叫“陶行知”吗？他还有个名字叫“陶知行”。学以致用，知行合一。学生应在德智体美劳五个方面全面发展。今天先着重讲读书的重要性。先听听前人的教导：北宋大文学家欧阳修说：“立身以立学为先，立学以读书为本。”这就是说要学习好，就要以读书为本。本末不能倒置。孙中山说：“我一天不读书，便不能生活。”画家李苦禅说：“鸟欲高飞先振翅，人求上进先读书。”

再讲一个真实的故事来说明书的重要性。罗马尼亚的锡比乌市是800年前由日尔曼人建的城堡。因为每年都会在广场上举办国际性的爵士音乐节，被人称为“爵士之都”。这广场又称“席勒广场”。席勒是德国18世纪的诗人，锡比乌怎么会以他的名字命名呢？是席勒来过这里吗？不是。是席勒有发了大财的后人在这里吗？也不是。那是为什么呢？是因为锡比乌有位与席勒既无血缘关系也无地缘关系的杀猪宰羊的屠夫，十分崇敬席勒的作品。为了报答席勒作品对他的感染、启发和教育，屠夫主动用他自己的血汗钱在广场上为席勒塑像，盖了座以席勒名字命名的公寓，还办了家席勒外文书店。

——可见书的威力之大。

我们全家都很熟悉的克里木老师，在3月3日凌晨突然离世，引发了无尽的伤感和更多的怀念。

克里木老师，被大家誉为维吾尔族的夜莺。在他的歌舞中，天山则是不绝的题材和祖国的象征。他出生于葡萄城吐鲁番的维吾尔族艺术世家，他的父亲曾经是歌舞团的艺术指导，一支“金喇叭”吹得远近闻名；母亲是一位舞蹈家，优美的舞姿赢得无数掌声。受家庭影响，克里木从小就歌善舞，而且性格开朗又不乏幽默，为他以后的艺术生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且在11岁就到部队当上了文艺兵。

1957年，17岁的克里木成为新疆第一个共青团团员，人称“阿凡提团员”。而第二年，克里木就到北京这座世界的艺术之都报到、入职声名赫赫的总政歌舞团。他知道这个舞台更广阔，决心在这里成长，将自己的歌声传遍全国甚至全世界，让更多的人通过他的歌声、舞蹈了解新疆的美好。在新中国

成立十周年之际，克里木参加了全军第二届文艺会演。作为第一位用汉语唱维吾尔族歌曲的歌手，他出色的演唱受到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等开国元勋们的高度赞赏。此后，他的卓越歌声就流传在中国大地上。克里木就像夜莺一样勤奋地歌唱春天、歌唱故土，他经常深入边疆、海岛为战士们和各地基层群众演唱。他也乐意为孩子们演出并讲述歌声之外的故事，我最早就是在小学毕业前夕见到了歌唱家克里木，那是1979年的春天。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的文艺思想还不够解放，如今著名的《掀起你的盖头来》和《达坂城的姑娘》还没有流传开。克里木叔叔讲给我听的故事内容，都是保卫边疆、艰苦奋斗、以苦为乐的主题。如《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就有“打起背包就出发、石头缝里要安家”的大气概。

听了他豪迈的歌声和藐视一切困难的革命乐观主义故事，我小时候的理

王冷一

维吾尔族的夜莺



3月12日是孙中山先生逝世95周年，一大早即去孙中山故居参加纪念活动。因疫情“宅家”多日的我，见了一些故友新交，不免有些激动，忙伸出手来向对方握手。但出人意料的是，对方多数并不握上来，而是热情地抱拳拱手相迎，这一回应使我顿时清醒：值此病毒防范之际，人们最好少些身体接触，改握手为拱手，确实是比较妥当的。再看看人人都戴的口罩以及向孙中山塑像行礼时人们之间拉开的距离，都显示出今年所逢际遇的特殊。而返寓又听到电视里在播，劝大家清明不要去墓地祭扫，建议可以网络扫墓替代。于是不禁感慨，异常的情况，真是把通常的习惯也改变了。

俗话说，习惯成自然，冯友兰就说过，人“遵奉风俗，乃无意的，自然的”。是啊，就以殡葬、悼念、祭扫等活动为例，千百年来，人们习以为常，每年清明，动辄上百万的扫墓大军倾巢而出，有关方面则千方百计组织引导，提供便利。但是，碰上今年这样反常的情况，即使是习惯也只能变一变，环境不允许了嘛！人们还是通情达理的。

其实，风俗习惯也不是绝对一成不变，而是不变中有变的。几十年来，土葬、棺葬不都变成火葬了吗？今后还会有更多的海葬、树葬、壁葬等形式呢。至于祭扫，以前广为流传的烧纸、上供甚至扎了车马屋舍等付之一炬的排场，不也大为收敛了吗？就是作为春节标志的鞭炮、焰火，近年来也受到限制，至少在上海，外环以内，是不再允许了。我在想，今年遇到这场疫情，从春节到清明，历来的风俗习惯要受到多少冲击啊？但是，人毕竟是主体，习惯是为人服务并为人所掌控的，到这一战“疫”结束，不知还会发生多少变化呢。

有人说，人们既受习惯之惠，也受习惯之害，习惯是具有两面性的。仍以疫情为例，我小时候在家乡，遇到霍乱、伤寒等瘟疫，人们常常会抬出泥塑菩萨游街，成群结队的市民跟着。甚至还有地方官员、知名人士杂于其中，谓之“送瘟神”。这当然是迷信落后的表现，是一种不良的风俗习惯。随着人民政权的建立，很快就烟消云散了。但

习惯成自然

过传忠

有些习俗，如不讲卫生——随地大小便，不用便纸，多时不洗澡，乱扔垃圾……广大群众当然也希望改变，但限于条件，只能一步步、一点点地扭转。新中国成立以来70年来，我们这个社会在移风易俗方面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

然而，习惯势力有时是挺顽固的。要把坏习惯变为好习惯，往往不是轻而易举之事。这使我想到了咱们上海的垃圾处理。应该说，在全国范围内，上海的垃圾算是处理得好的，但随着社会发展的需要，也逐渐显出弊端。于是，以“分类处理”为标志的垃圾工作的改进，便在党政领导的直接关心下蓬勃有效地开展起来，终于初见成效。这是上上下下都付出代价的。叶圣陶先生说：“不达到习

自然的地步，勉强强强的做一做，那就算不得我们有了那种能力。”是的，要酿成一项好风气，形成一种好习惯，不是随随便便、勉强强强可以奏效的，我们要具有充分的能力，让想做的事达到“习惯成自然”的地步。

疫情已经促使我们形成或考虑许多好习惯的推广，诸如勤洗手、讲卫生、不吃野生动物、吃饭用公筷、不要聚众扎堆、排队提倡“一米线”……相信疫情结束后，通过反思和总结，在适应社会发展、促进百姓福利方面，一定能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让更多的好事“习惯成自然”。



边看边聊

想就是到新疆去当一名策马驰骋、守卫边防的解放军战士。但因为眼睛逐渐近视，我没能实现这个理想。而1985年秋季，我到复旦大学历史系开始了自己的本科生涯。班上有新疆考来的同学如康海芳、李宜群等，那年新生国庆座谈会上都很自豪地介绍了哈密瓜、葡萄干和克里木。从那时起，我才开始零距离接触《达坂城的姑娘》。我父亲和克里木老师是同时代人，熟悉他并且了解其所有歌曲的典故。我因此也就知道了，这是王洛宾早年在兰州用汉语译配的第一首维吾尔族民歌。

不过，后来我发现自己很不懂事，也同其他年轻人一样问过三个傻瓜式问题：达坂城具体在哪里？那里西瓜真的又大又甜吗？那里姑娘特别漂亮吗？对此，克里木老师给的答案是：达坂城位于新疆天山东段最高峰博格达峰南

人生憾事

舒非

那天传一张问候图片给一位人在台北的朋友，他问：“菽庄花园？”任何鼓浪屿人一眼就可以认出来，不足为奇。我问他：“有在鼓浪屿拍拖过吗？”“没有，太遗憾了！”我说我也是啊！

身为鼓浪屿人而没在鼓浪屿拍拖恋爱过，那应该也是人生一大遗憾！

菽庄花园沿着港仔后海湾建立，有白色的拱桥跨越海面，桥上蔚蓝的海激起白色浪花，山上绿树如荫，山下鲜花盛放。如果觉得菽庄花园拍拖太过引人注目，那么可以选择遍布鼓浪屿的那些弯弯曲曲的小巷和小路。那些小路，常常幽静得一个路人

都没有，只听到从洋楼飘出来的萧邦或者莫扎特的钢琴曲，还有就是自己和情侣的脚步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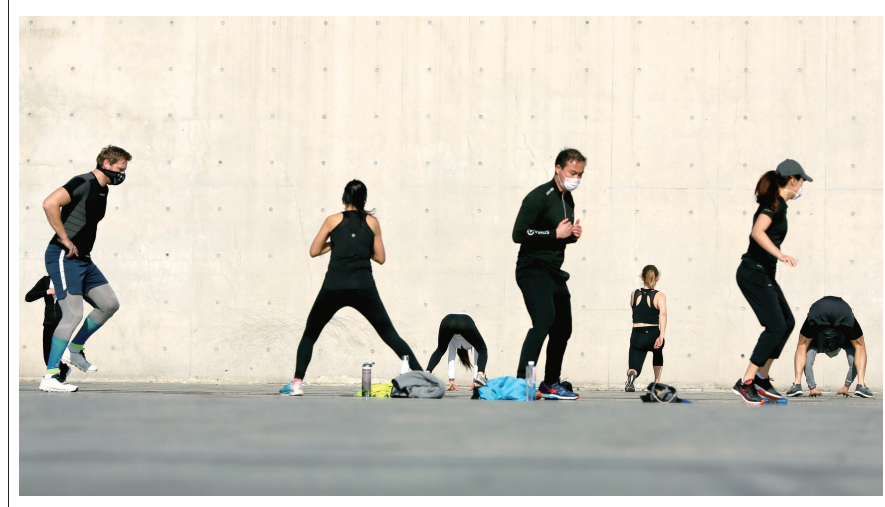
若是觉得精力十足想要出一身汗，那也容易，就去爬日光岩吧！日光岩也称晃岩。这是一座奇岩怪石垒起的山，挺拔、俊秀，长长的石阶蜿蜒蜿蜒通向山顶，每走几步就有完全不同的景致：山上山脚皆是树，有木棉英雄树，有相思树，有凤凰木影树，有三角梅，有大榕树；登高俯瞰鼓浪屿小岛，远眺厦门港，石阶两旁的巨石石壁上刻着许多名家书法。情侣双双登山，笑声如银铃传遍整座山林。

维港浪花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



滨江晨韵

孙景根

春风送暖，万物复苏，抗疫形势逐渐向好，因“疫”而闷在家中几十天后，上海陆续开放了一些绿地景观、公园。走出家门，邂逅醉人的春光，对于我这样的摄影爱好者来说，就像囚笼中的小鸟飞向蓝天，来到花草之中，亲吻大自然，呼吸外面的新鲜空气，创作一些花鸟的美图，记录陆续走出家门的人文画面，在此时此刻可谓人生难得一顿“精神大餐”。阳光温柔照拂，徐汇滨江大道从沉睡中苏醒。滨江大道是市民集休闲、健身、观光的去处，以前我常去那儿摄影创作。如今走在徐汇滨江大道上，看到生活在继续，运动在继续，心头真有着别样的感动。这不，一组中外青年在滨江大道晨练的画面吸引住我，我不由自主按下快门。只见他们在阳光下，暖色调的护墙边，戴着口罩伸伸腿，弯弯腰，三三两两的组成一幅生动自然又简洁的图画，而背景墙自带的“装饰”图案则呈现立体效果。我反反复复地拍了一组图，为我的图库留下了宝贵的纪念。

七夕会

七夕会

摄影